

佛 教 经 典 译 注 丛 书

FOJIAO JINGDIAN YIZHU CONGSHU



金 刚 经 译 注

宣 方 译注

典译注丛书

JINGDIAN YIZHU DONGSHU



金刚经译注

宣方译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刚经译注/宣方译注. - 北京:中华书局,2012.9

(佛教经典译注丛书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8713 - 0

I . 金… II . 宣… III . ①佛经②《金刚经》 - 译文③
《金刚经》 - 注释 IV . B9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2861 号

书 名 金刚经译注
译 注 者 宣 方
丛 书 名 佛教经典译注丛书
责 任 编 辑 陈 平
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 - 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70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张 11 1/4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
印 数 1 - 5000 册
国 际 书 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8713 - 0
定 价 23.00 元

导　　言



导

—

言

《金刚经》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简称，又称《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》或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意思是，“宣说像金刚一样无坚不摧的般若法门的经典”。顾名思义，《金刚经》旨在阐明般若法门，包括它的含义、如何修习等问题。

“般若”，是梵文 *prajñā* 的音译，意为“智慧”。但这种智慧不同于世俗的智慧，所以采取音译以示区别。我们一般认为，自身和周遭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而佛教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。我们自身和这个世界，虽然在现象上的确存在，但如果追根究底，就会发现这种存在其实是无根的，并不具有实在性，只是各种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综合作用的结果。条件改变了，事物的存在状态就会改变；条件不具备了，事物的存在就会消失。佛教把支配我们自身和世间万事万物的这种规律称为“缘起”。佛教的智慧，就是要我们按照缘起的法则来认识世界，破除对于一切实在相的执著。这种佛教认为正确的认识方式，称为“如实观”；这种如实观照万物本质的智慧，称为“般若”。“波罗蜜”，又称“波罗蜜多”，是梵文 *pāramitā* 的音译，意思是“到达彼岸”、“既济”、“完成”、“圆满”。“般若波罗蜜”，就是般若的完成和圆满。般若的圆满也就是觉悟，就是解脱，即涅槃。因此，佛教解脱的关键在于智慧，其他的种种修行，如持戒、禅定等等，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。



般若思想是贯穿于所有大乘经典的共同思想，但在大乘佛典当中，有一类专门阐发般若思想的经典，称为《般若经》。这类经典产生年代很早，在大乘佛教的形成初期就已经出现，并持续发展了若干世纪。《般若经》的发展，大致经历了从原始形态发展到小品般若、中品般若和大品般若的阶段。其中小品、中品、大品是根据经文的篇幅大小来区分的，一般分别以八千颂般若、二万五千颂般若、十万颂般若为代表。随着《般若经》篇幅的扩充，为了便于记诵和抄写，将般若思想加以凝练、浓缩的经典也随之出现，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便是此类《般若经》的代表。

《金刚经》出现的准确时间不可考，大致在西元二到四世纪。一般认为它属于《般若经》系统中较早出现的一种，但不属于最早的一批，很可能与中品般若是同一时期形成的。这是因为《金刚经》一方面保留了原始般若的一些基本特点，例如通篇没有出现成熟期《般若经》的标志性概念“空”和“方便”；另一方面，其体裁和突出特征，例如全经组织结构上的“两周说法”形式，以及频繁使用的“即非”句式所依据的两重真理观（二谛），都是中品般若阶段才发展出来的。

二

菩提心、大悲行、空性见，这三者是大乘佛教修学的总纲，也是《般若经》思想的核心。《金刚经》作为《般若经》的浓缩与精华，凝练地表达了这一核心思想。分述如下：

一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

所谓菩提心，就是觉悟之心、成佛之心。般若法门的修习，发端于菩提心，也完成于菩提心，而且要求是无上菩提——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的、最高的觉悟。本经第二分，须菩提即向佛陀提出这一根本问题：如何把心安住在无上菩提？如何降服自己的妄心？如何在各种法门的修行中贯彻菩提心？第三分中，佛陀



回答：应当度化一切众生得究竟解脱，同时又了知实无众生可度。佛陀的回答清晰地道出了大乘佛教无上菩提心的本质——普度众生之慈悲与彻解空性之智慧的完美结合。所有的修行，都要围绕这一主轴来展开，并以此为准绳。

二、应无所住

发菩提心，将心始终安住其上，在实践中降服自己动摇的妄心而持续不断修行，关键在于“应无所住”，即不让心停驻在任何虚幻的现象上。如果停驻在虚幻的现象上，就会生起妄想分别之心，陷入无知和烦恼，得不到解脱；而心无所住，就能在成佛之道上不断转进。这是检验心性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实践标准。从第四分起，本经反复强调“应无所住”、“无住”，就是要贯彻这个标准。

三、诸相非相

之所以“应无所住”，之所以能“无住”，原因在于“诸相非相”。“诸相非相”的意思是：一切事物和现象（“诸相”）都不具有实在性、确定相（“非相”），其本性为空。既然没有实在性，也就不可执为实有，甚至连这空性之相也不可执著。这种透彻的空性见，是大乘佛教的哲学基石，也是一切修行最终要成就的目标。而它在修行实践各个阶段的体现，就是“诸相非相”。本经第五分点出这个根本，随后各分中，又一再用“无相”、“佛说 A，即非 A”等表述来强化这一根本认识。由于本经所要教化的对象主要是初发菩提心的菩萨，所以经中对于“诸相非相”的认识，更侧重于通过无四相（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）来破除对自我的执著。

上述三项核心思想，在《金刚经》最初的二、三、四、五分中，就有明晰的表达，并在其后各部分，以种种方式层层展开，一再强调。在金刚般若法会上，佛陀开宗明义点出这三大要素，可谓是单刀直入、和盘托出；对初学大乘的菩萨，佛陀殷切护念付嘱，反复叮咛教化，不离这三大要素，难怪说《金刚经》是《般若经》的浓缩精华。

《金刚经》素称难解，除了语言简练、思想深奥等原因以外，也和它的结构特点、论述方式有关。

本经在结构上的一大特点，就是第十三分之后（第十七分之后尤为明显），许多内容和前面的经文貌似重复，传统上称为“两周说法”。在一部五千多字，且以凝练著称的经典中出现这种布局安排，难免令人不解。本书在第十七分的“解析”部分介绍了学术界和佛教界对这一结构的各种解释，此不赘言。

本经在理解上的一大困难，和全经频繁出现的一种句式有关，即“如来说 A，即非 A”，及其更完整的形态“如来说 A，即非 A，是名 A”，本书称之为“即非”句式。这种句式的论述方式，乍一看完全不合逻辑，违背了基本的形式逻辑定律，但实际上是非常巧妙的一种修辞方式和教学技巧。关于这一点，本书从第五分的“解析”开始，结合经文具体例子在多处作了分析，此不赘述。

三

佛教经典浩如烟海，《金刚经》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、接受面最广的大乘经典之一，在《般若经》系统中，可能只有《心经》的影响和接受面能超过它。

在印度佛教史上，唯识学派的创始人弥勒、无著、世亲都为《金刚经》作过注解，说明在无著和世亲所处的时代（约在西元四到五世纪），本经就很有影响。其后，瑜伽行派的师子月（七世纪）、月官（七世纪），中观学派的功德施，中观瑜伽行派的莲花戒（八世纪）等大师也都曾为本经作注。

此外，从《金刚经》的梵文本来看，现存的三种梵文本，年代在西元五至七世纪之间，分布于相距很远的地区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本经很早就有广泛的流通。

在汉地，《金刚经》前后共有六个译本，按译出的先后顺序依次为：



1. 姚秦·鸠摩罗什译：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

西元 402 年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出，收于《大正藏》第 8 册。这个译本译出最早，而且言简意赅，符合国人喜欢简约的心态，一直十分流行。后来译出的各本，流行的广泛程度都远不及它。

2. 元魏·菩提流支译：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

西元 509 年菩提流支在洛阳译出，收于《大正藏》第 8 册。南宋时刊刻的《思溪大藏经》(又称《圆觉藏》)曾误将真谛译本作为流支译本收入，导致真正的流支译本一度隐而不彰，直到元代刊刻《普宁藏》时才恢复旧貌。但后世编藏时仍沿袭《思溪藏》的错误，把伪流支译本当做真正的流支译本的别本收录，造成了“七种”《金刚经》译本并存的局面。

3. 陈·真谛译：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

西元 562 年真谛在广州制旨寺译出，收于《大正藏》第 8 册。这是一个经海路传来的《金刚经》译本。

4. 隋·达摩笈多译：《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》

西元 592 年达摩笈多在长安译出，收于《大正藏》第 8 册。此本因战乱未及完成，而且翻译方法是照着梵文词序逐字硬译，对于研究译经史很有价值，但对普通读者来说，译文就不堪卒读了。以经文开头两句为例，罗什译为：“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，世尊食时，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乞食。”达摩笈多则译为：“一时，世尊闻者游行胜林中，无亲抟施与园中，大比丘众共半三十比丘百。尔时，世尊前分时，上裙着已，器上络衣持，闻者大城抟为人。”

5. 唐·玄奘译：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》(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卷五七七《能断金刚分》)

西元 648 年玄奘在长安玉华宫译出，收于《大正藏》第 7 册。这次翻译是因为唐太宗病重，需要译经以增功德，所以玄奘中断正常的译事，赶工译出《金刚经》。当晚五更三点译出后，太宗匆匆浏览一遍，即令人抄写一万本流布天下。由于是仓促赶译，所以来不及订正润色。其后



玄奘还对译文做过修订，但原先的译本已经广为传布，修订本反倒不那么通行，甚至玄奘后来翻译的《大般若经》第九会《能断金刚分》，收录的也是初译本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玄奘高足窥基在注解《金刚经》时，并未采用乃师译本，反而用罗什译本。

6. 唐·义净译：《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》

西元703年义净在长安西明寺译出，收于《大正藏》第8册。此本译出最晚，篇幅也最短。虽然译文质量很高，但流通不广。

上述六种汉译本，在篇幅和文字上互有出入。字数最多的是玄奘译本，和罗什译本相差约三千字。这当然不是译者的翻译风格不同所能解释的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所依据的梵文底本有别。窥基当年有条件看到大慈恩寺梵经台收藏的《金刚经》各种梵文本，指出《金刚经》梵文本原来就有广、中、略之分，龟兹梵本和罗什译本相符，属于略本；昆仑梵本与菩提流支、真谛译本相符，属于中本。值得补充说明的是，这些梵本不仅是广略不同，而且属于不同的传承系统。上述六种译本，后五种都属于瑜伽行派所弘传，因此与罗什译本依据的中观学派传承的本子不同。

《金刚经》译出后，自晋至清，注解本经的高僧大德和居士学者代不乏人，仅收入各种大藏经的注疏已达数十种，未入藏的就更多。天台宗、三论宗、唯识宗、禅宗、华严宗等各宗的祖师都曾为之作注解，可见佛教精英对本经的推崇。

《金刚经》的影响之大，连不太重视经典、甚至后来以“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”相标榜的禅宗也予以特别的关注，足见其影响中国佛教至深且巨。传说禅宗六祖慧能就是听了别人念诵《金刚经》而决定出家修道的。他证道得法，也是因为听五祖弘忍为他讲解《金刚经》，听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一句时而于“言下大悟”。从《坛经》的思想来看，其根本宗旨——“见性成佛”，以及根本的修行法门——“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”，都与《金刚经》十分契合。在慧能后来的教学中，也十



分重视《金刚经》，鼓励弟子“但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一卷，即得见性”；“若大乘者闻说《金刚经》，心开悟解”。实际上，从五祖弘忍广开东山法门以来，重视《金刚经》是禅门南北两宗共通的风气。到了神秀、慧能的弟子一代，由于帝王推崇《金刚经》，而且它的社会普及程度高，就更加大力提倡了。因此，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，以不立文字相标榜的禅宗为《金刚经》留下的注释反而最多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从《金刚经》流通的社会影响层面看，相传梁代时昭明太子萧统，将本经分为三十二分，并标以题目，这在本经传播史上影响深远。后世普及流通本大多遵循其例。

历代帝王重视本经的也很多。唐代时，玄宗曾将《金刚经》和儒家的《孝经》、道家的《道德经》作为儒释道三教最根本的要典，“诏颁天下，普令宣讲”。玄宗的御注本《金刚经》风行大唐，成为妇孺皆知的标准注释本。当然，御注的水平不见得多高，实际上还是由当时长安青龙寺的高僧道氤为之润文作疏(俗称“青龙疏”)，替皇帝把注释疏通完善。宋代时，《金刚经》是出家剃度时规定考核的科目。明代时，太祖朱元璋、成祖朱棣都曾重编历史上流行的《金刚经集注》本，并亲自作序。其中明成祖的集注本，将前代五十三家集注本中的昭明太子三十二分名目删去，摈除若干家注释，又加入三十余家注释(包括真伪存疑的僧肇注本、六祖慧能注本等)，成为明清以来影响颇大的本子。

高僧大德、文人学士、帝王将相对《金刚经》的讲解和注疏，主要侧重于思想义理方面，接受者以社会精英居多。真正使得《金刚经》的影响深入到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，还是各种持诵科仪和灵验感应故事。宋代以后，寺院讲解《金刚经》有一套繁琐复杂的程式。这套程式科仪，使持诵《金刚经》成为一种高度仪式化的宗教实践形态，一般信众即使不能理解经文深义，也能亲身参与，并感同身受，体验到强烈的宗教神圣感。而《金刚经》传入中国后历代层出不穷的灵验感应故事，更加使其深入人心。从宗教实践的实际情形来看，往往一则灵验故事的感染效应，要超过一百个高僧的讲经说法。所以记录这类故事的灵验

记、感应录，在亚洲大乘佛教文化区普遍盛行，除了汉文佛典以外，我们在日文、藏文、蒙古文佛典中也能发现不少这一类的文本。

本经的其他语文译本也很多。在亚洲历史上，凡是大乘佛教文化曾影响过的国家或民族，几乎都有本国、本民族的《金刚经》译本，而且不止一两种。在我国历史上，信仰大乘佛教的各民族也都有本民族语言的《金刚经》译本，现存的于阗、粟特、维吾尔、藏、蒙、满等语种译本就印证了这一点。其中藏译本中，德格版所收的本子与菩提流支译本、真谛译本相合（尤其是与后者），北京版所收的本子则与达摩笈多译本、玄奘译本相近（尤其是与后者）。

本经的日、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意等现代各语种译本极多，仅英译本即多达十余种。兹不具述。

四

本书对各段经文，依次做“今译”、“注释”、“解析”三层处理，以方便读者理解。想借助现代汉语的翻译来疏通文句的读者，可以通过“今译”流畅、快速地通览全经。想了解经文中名词术语具体含义的读者，可以阅读“注释”。《金刚经》言简意赅，义理深奥，有些经文即使看了“今译”和“注释”，可能还是会觉得比较晦涩难懂。希望进一步了解深层义理问题的读者，可以参考“解析”，这部分对经文的要点、难点进行了阐释和分析，以便读者了解每一分的主旨，以及全经的思想脉络、逻辑结构。

“原文”部分：以《大正藏》所收《金刚经》之鸠摩罗什译本为底本。章节划分和各分名目则遵循历代通行的昭明太子三十二分法。这种分法，自唐宋以来一直十分流行。批评者认为这样做“割裂圣教”、“破碎经义”，切断了完整的经文脉络；肯定者则赞许它“标举提纲”、“总括要旨”，“便于初学”。笔者认为，虽然对各分的划分、名目的设定，大家评价不一，但对于刚开始接触《金刚经》的读者来说，划分出章节段



落的确更为便利。本书从便于阅读的角度考虑，势必要对经文分段，既然昭明三十二分法乃古来通行，不妨采用之，但在解说时则不拘泥于它的理解。

“今译”部分：尽可能忠实经文，采取直译，不作发挥。由于罗什译本过于精练，有些地方还是需要补充连缀的词汇，才能疏通文意，方便读者理解。文中凡笔者增补的词句，都加括号以示区分。

“注释”部分：一般每个词条首先给出简明的解释，再根据需要或稍作展开，或详加说明，对有些重要的问题还适当介绍学术界的客观研究。本书涉及梵文词义之处，主要参考了许洋主先生编撰的《新译梵文佛典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〉》。

“解析”部分：尊重佛教界的立场，在分析经文的要旨和思想结构时，尽量贴近信仰实践的内在视角，选择普遍接受的义理解释，以图将《金刚经》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价值传达给非佛教徒。本书对全经结构的理解，主要参考了当代佛学泰斗印顺法师的《般若经讲记》。

对于《金刚经》这样一部伟大的宗教经典，即便是撰写一本面向初学者的普及读物，落笔也应当慎之又慎。陈寅恪先生说：“对于古人之学说，应具了解之同情，方可下笔。”佛教史学家汤用彤先生也说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应具“同情之默应，心性之体会”。前辈学者的经验之谈，笔者在撰写时始终奉为圭臬，虽力有不逮，但尽可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。

《金刚经》词约义丰，而笔者学养有限，本书又是在较短时间内仓促成稿，其中存在的错误和疏漏一定不少，敬请读者不吝指正。

目 录



目

导 言 / 1

录

金刚般若波罗蜜经

经题 / 3

法会因由分第一 / 7

善现启请分第二 / 14

大乘正宗分第三 / 21

妙行无住分第四 / 28

如理实见分第五 / 34

正信希有分第六 / 47

无得无说分第七 / 57

依法出生分第八 / 61

一相无相分第九 / 67

庄严净土分第十 / 74

无为福胜分第十一 / 80

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/ 83

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/ 87

离相寂灭分第十四 / 93

持经功德分第十五 / 104

oo,

-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/ 109
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/ 114
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/ 125
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/ 130
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/ 132
非說所说分第二十一 / 134
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/ 138
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/ 139
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/ 141
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/ 143
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/ 146
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/ 150
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/ 152
威儀寂淨分第二十九 / 154
一合離相分第三十 / 156
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/ 158
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/ 160

金刚般若波罗蜜经

姚秦 鸠摩罗什

译



金刚^①般若^②波罗蜜^③经

姚秦^④天竺^⑤三藏^⑥鸠摩罗什^⑦译

经

题

[注 释]

① 金刚：梵文 vajra 的意译，vajra 在梵文中指的是一种威力无穷的神圣兵器，类似雷电、霹雳。这种闪电般的神奇兵器，可以粉碎任何事物，自身也没有固定的形相，因此用来形容般若智慧，能破除对于任何事物实在相的执著，并且自身也不可执著为实有。

另，古印度、中亚等佛教文化区将金刚石等硬度很高的钻石称为金刚，这类钻石具有自身坚固、能切割坚固物的特性。中国佛教徒所理解的金刚，便是这样一种神化了的无坚不摧而自身不会被摧毁的宝石，因此《金刚经》的汉文注释书中一般将金刚理解为钻石。

② 般若：梵文 prajñā 的音译，意译为“智慧”，在古印度文化中指的是不同于世俗智慧的宗教智慧。佛教所说的般若，比一般印度宗教所说的般若更复杂，它有三层含义：(1) 指佛教的独特智慧所体认到的世界真实存在状态(实相)，这是其核心含义。(2) 指能够体认到这种世界真实存在状态(实相)的智慧。(3) 指能够导向这种智慧的语言文字等。这三层含义，分别称为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、文字般若。正因为般若在佛典中的含义丰富复杂，所以采用音译以示区别和尊重。

③ 波罗蜜：梵文 pāramitā 的音译，又译作“波罗蜜多”，意译为